

泥腿大亨

大浪淘沙后的中流砥柱
社会中坚的商界俊彦

离知名实业家的光环越来越近……
即将在在深圳特区创出更大的辉煌

田青 著

巧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247.57
379

图书目录(CIP)数据

著者 田\ 著者 亨大

1 2005 并出 中国文联出版社

ISBN 7-202-04325-4

泥腿大亨 巧碰

1. 55 2. 巧碰

III. 15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31583号

书
非
著者
出
版
社
责
任
编
辑
开
本
印
张
印
数
字
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0001-1000 册

ISBN 7-202-04325-4

18.8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泥腿大亨 巧碰/田 青 著
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.1

ISBN 7-5059-4752-4

I. 泥… 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II. 12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1283 号

书 名	泥腿大亨 巧碰
作 者	田青 著
出版策划	语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www.yulinwh.com
	电话:0755-27965968 27965958
地 址	深圳市宝安区公园路东三巷 7 号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责任编辑	洛客
封面设计	陈约峰
印 刷	山东红旗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	100 千字
印 张	5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1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752-4
定 价	18.80 元

泥腿大亨

深圳是一个神话。

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,演绎出的一串串光怪传奇色彩的人和事,时而令人目瞪口呆,时而又叫人肃然起敬。一夜间,荒草地上长出几栋高楼;一夜间,曾是饥不裹腹之士,突然成为“超级富豪”。原来只长茅草的地方,一夜间,长出无数青春活泼的俊男靓女,把穷且荒凉的弹丸之地,装扮得缤纷多彩。

深圳是一条河。

她流过了羞涩的历史,流走艰难的岁月,又流来了现在的富庶、繁荣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有的人随浪淘去,销声匿迹在滚滚江水中;而又有许多人,大浪淘沙后,中流砥柱,成为名声显赫的社会中坚,商界俊彦。

他们用自己的勤劳、智慧、意志,以及商界特有机敏睿智,坚实地一步一步走向事业的成功。在他们走过的身后流下的也许是血泪和汗水浸染的斑驳之路,可就是这,代表了他们的实力,代表了他们走向世纪冲刺的力量象征;也许他们离一个知名实业家的距离还有一段,还不成熟,可他们正在走向成熟,只要有适当的阳光、空气,雨露,他们就能由成熟走向卓越,将在深圳这块热土上,创出更大的辉煌事业。

冯伟朋——这三个字,尚不见经传,可你读过这本书后,你就会感到这个人的份量,是沉甸甸的,又是清新自然的,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气息。他现在的成功,今后的发展,不正暗示着一个时代呼唤的商界翘楚正在成长,崛起吗?

第一章 山村的苦少年

“孩子王”的苦乐年华里，有一呼百应的威风，也有蛇口救人的壮举。当然，也不乏天真的“坏事”。因为馋荔枝而辍学，早早地踏入社会这块不平静的领地。

深圳的鸡公山那边，有一个小小的山村，名叫和磡村。村里十三户人家，居住着冯关邱三姓，冯氏只有三户，世代受人欺侮。改革开放后，人变地变，冯氏出了一个亿万富翁。

他年方三十有几，名叫冯伟朋，因为他是个耕田仔，人们称他为“泥腿大亨”。

今天的和磡村不再是昔日瓦砾凌凌，风来欲倒，要路没路，黑夜掩门闭户的小山村。一条新建的布龙公路跨越她的身边。今天，她像一座繁花的闹市。一幢幢的商业楼宇耸入蓝天，有几栋楼宇顶端书写着三个雄浑苍劲的大字——“伟朋楼”。沿着商业楼宇进入村中，一座金碧辉煌的深宅大院映入眼帘，门楼雕着“冯宅大院”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。踏进门去，一片花的世界，红的白的，黄的紫的，彩蝶在花丛中纷飞，小鸟在树上歌唱。沿着花径缀级而上，东边游泳池，体育场，举目四顾，就知主人是个爱体育的健将。走入院内，豪华的大厅中央端坐着一位身材墩实，额阔脸宽的中年男子汉，他就是远近闻名的亿万富翁，人称“泥腿大亨”的——冯伟朋，乡亲们叫他阿朋，由此可知，阿朋与乡亲们的鱼水之情。

阿朋的家业知多少，单这座深宅大院，总面积两万平方米。绕着村中建造的楼宇有八栋，村对面的山坡下还建了一个宏伟的工业区，可容纳三万工人的操作和住宿。所有建筑物都以“伟朋”命名，无怪乎人们都说和磡村都是阿朋的世界。由此可知，阿朋的财力有多厚。

他是怎样走上富裕之路。看官,请让我从阿朋的童年去追述吧。

一九五八年。这一年是中国农民灾难沉重的年头。和礪村民缺吃少穿,为了生存,天天上鸡公山巅去挖树头草根充饥。时值深秋,黑夜,一个面黄肌瘦的农民扛着锄头,锄头一端挑着一个破筐,筐里盛着草头树根,他摸着黑有气无力地走下鸡公山,艰难地往和礪村走去。

当他走近一间残破的家门时,屋内传来一个妇女的呻吟声。他踏进屋内,三个黄皮瘦弱的孩子迎上前。

“爸爸,我饿,我饿!”三个孩子不约而同的张开小手叫着。

这三个孩童,大的是女孩,她是阿朋的姐姐,小的两个是哥哥。

“爸爸,我要吃的,我要吃的。”三个孩子叫着争着拿取食物。各人拿出一条土茯苓就往嘴里吃。土茯苓刚从泥土里挖出来,孩子们的手上嘴上沾满的都是泥土。

“不能吃,不能吃。”爸爸叫着儿女们的小手里夺过土茯苓,“等爸爸碾成粉煮熟了才能吃的。”

“爸爸呀,我饿呀,”三个孩子哭作一团了。

“孩子他爸呀,我的肚子痛得要命呀!”正在这时,房间里一个妇女在痛苦的挣扎呀、呻吟着。

中年农民甩开三个孩童,三步两脚踏进房间里去,他一看,妻子披头散发地侧卧在床上滚动着。他不顾浑身是土,“啪”的一声坐上床去,双手把妻子的头托在自己的脚肚,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蛋说:“忠他妈,哪里不舒服?”

“快拿脚盆来,我要下产了。”妻子痛苦地说。

“这样的年成,我们再生一个,日子怎么过呀?”丈夫看着妻子沉痛地说。

“如果生下女的,我们把他送给人家。”妻子有气无力地说。“这个年头,我们不要,还有谁要呀,”丈夫望着他的儿女们,一字千斤似的说,“苦难,艰苦出精英,出名人,是男是女我都要把他养下来。”

妻子一听,痛苦地笑了笑。

夜深了，妻子在阵痛中生下一个胖乎乎的男婴，他就是今天的“泥腿大亨”，亿万富翁 冯伟朋，人人叫他阿朋。

“阿朋生下来真是讨人喜爱，双脚蹬天，双手摇动，爸爸吻，妈妈爱，爸爸把他举上半天。

他在艰苦的日子里爬，他在困难的时代吃草头树根。他长得胖乎乎，矮墩墩，山村里的孩子们跟着他到河里摸鱼虾，进树林里抓鸟蛋，是个山村的孩子王。八岁时，阿朋进了五和小学读书，这是一所由五个小山村合办的小学。阿朋上学去，要走一条弯曲而长的小山路径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放了学，阿朋到山上拾柴禾，下田里找猪菜，从小就是妈妈的好帮手。

十二岁那年，星期天，阿朋带一群孩子上鸡公山去拾柴禾，孩子们分散在各个小山包，他们都是五和小学的学生。

鸡公山上翠木苍苍，泉水叮当，人进入里面去浸凉浸凉的，野藤绕树，藤上结着累累野果。山窝里是猛蛇野兽聚集之地，也是孩子们向往的好地方。孩子们上了山，有的拾柴禾，有的摘野果，有的抓鸟蛋，四面散开奔扑着。

“大蛇呀，救命呀！”“不一会，山窝里有个女孩子呼叫着。

四面散开的孩子扒开草丛往呼声寻去，大家走来一看，个个给吓得目瞪口呆；一条猛蛇足有丈长，斑斑驳驳，像条黄花，怪可怕的。猛蛇紧紧地围住一个女孩，见孩子们来了，它把头抬起半空。

发出呼啸声，它伸长腰竖起，把头抬得更高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呼呼怪叫地对着孩子们，猛蛇呼啸，心寒胆战，孩子吓得四面散奔去。

猛蛇见孩子们散去，又把蛇腰伏下，紧紧地又把女孩圈住。女孩吓得瘫倒在地，蛇尾摆蛇身绕，蛇头搭在女孩的头顶上。女孩晕沉沉的只觉天旋地转，渐渐地失去知觉。

眼看女孩就要葬身蛇腹之际，阿朋从鸡公山顶上奔扑下来。刚才他一人爬上山，眺望着深圳、黄岗海面、香港元朗的风光，忽听山下呼救，他不顾荆棘绊身，直从山顶溜到女孩身边，看他那威武相，手执

长鞭，腰别柴刀，威武凛凛跃在被蛇卷住的女孩前。

他惊叹一声说：“阿莲呀！我来迟了。”

眼前的女孩是阿朋的同班同学，她住在另一个小山村，名叫阿莲，阿莲看见孩子们高兴地上山去，她回到家里拿起柴刀尾随而来，谁知赶到半山窝却给猛蛇围住。

猛蛇见了阿朋，它松开了卷住阿莲的身子，前腰直起，把头高高抬起，张着血盆大口对着阿朋发出使人心寒胆碎的狂啸声。

阿朋曾听大人说过，鸡公山上有种蛇能把野兽吃下，见小孩子也吃。先把人卷死，然后慢慢地从头把人咽吞下去。

猛蛇看着气忿的阿朋，知道阿朋是它的敌手，浑身一松把阿莲丢在地上，“呼”的一声呼啸窜向阿朋。这一声蛇啸，山也摇地也动，心寒胆碎。然而阿朋胆壮心定，身一跃跳开，再一跃跑出一丈，蛇张着血盆大口，舌尖似剑伸出对准阿朋喷出逼人的呼声。

“打蛇要打七寸腰。”阿朋突然想起大人的教导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阿朋跃身侧倾，挥起鞭子对准猛蛇的七寸腰打去，蛇头“啪”的一声落地，头动尾曲，蛇身中间再也动不了，只有蛇尾在翻动，蛇头贴地。阿朋跃身上前，拔出腰间的茅刀，对准蛇头捶鼓似的猛击，把蛇头剁成肉浆，蛇身瘫直，足有一丈。

好凶恶的蛇，阿朋当时救人心切，忘了惊悸，蛇死一看，心寒胆颤，俯身下去，抱起阿莲就往鸡公山下跑。跑呀跑的，两人年纪相仿，来到山脚下，阿朋力竭口渴，再也走不动了，轻轻地把阿莲放在草地上。

阿莲苏醒一看，“我怕呀！”她惊呼着把阿朋紧紧地抱住。

“阿莲，猛蛇的头已给我剁成肉酱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也不怕。”阿朋说，“天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去。”

夕阳西下，他俩走出深谷，来到山坳，两人分手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星期一上学去，同学们神乎奇神地谈论着阿朋蛇口救阿莲的事迹，老师知道后，为了教育儿童，培育儿童的勇敢机智，编成了故事。从此，阿朋成了小山村里一个顶天立地的小英雄人物而四处传颂了。

五和小学是鸡公山下五个小山村的儿童长身体、长智慧的圣地，孩子们从小养成爱劳动，爱学习的美德。阿朋上学，他要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山路，家里有个小菜园正好在路边。妈妈又要上山割草烧，又要下田去参加队里的劳动，他很体恤妈妈的辛劳，他每天清晨就起床，挑着小小的木桶到菜园里浇完菜后才去上学。那年，寒风呼呼，田野白白的这一片霜雾，这一垅，那一堆，都是冰块。阿朋挑着小木桶向河旁走去，他也冻得打颤。奇怪，河堤上丢下一条扁担和一只水桶，不见人影儿。

阿朋来到堤上往河里一看，心吓一跳，河中央一个老婆婆双手抓住木桶在浮动着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阿朋扔掉肩上的担子往河里一跳，出尽吃奶的气力，把老婆婆抱到岸边，慢慢地把老婆婆扶上堤坝。

老婆婆浑身湿透，年迈体弱，禁不住寒风侵袭，像堆烂泥似的瘫倒在地上。

阿朋走进田野里搬来几把稻草，轻轻地把老婆婆盖住，自己守在旁边，任寒风吹打。

太阳出来了，大地渐渐地暖和了，老婆婆得到稻草的保暖，加上太阳的照射，“哇”的一声从稻草下冒了出来，双手握住阿朋的手，老泪纵横了。

阿朋为老婆婆扑打灰尘，阿朋又为老婆婆戴上帽，小心翼翼地扶着老婆婆回家去。

当他做完这事往学校赶时，学校已上课了。科任老师问他怎么迟到了，他把这事细细报告，同学和老师听后赞他做得好。

就在这一年，因为饥荒。阿朋的爸爸为了生活，丢下这窝待乳的孩子逃到香港谋生。

阿朋最体贴妈妈，家务事争着分担，斩柴割草，喂猪煮饭，样样都能干，妈妈格外喜爱他，有粒糖仔也要给他吃。

放学了，同学们各自回家去，阿朋拿起藏在学校背后草堆中的镰刀和担挑就往山上走。

“阿朋，等等我。”阿朋回头一看，是阿莲在招手叫他。

“阿朋，你救了我的命。”阿莲走上前激动地说，“你不用去割了，我天天为你割一担草，昨晚放学后，我已经给你割下一担放在山口那边。”

“阿莲，我自己会去割的，这样做，同学们会笑我俩的。”阿朋望望山下，轻声地说。

“阿朋，猛蛇你都不怕，还怕同学笑，没有你救我，我不会有今日，你怕同学笑，我就不怕，我把草送到你的家里去。”阿莲说。

“不好，不好，我自己挑回去。”阿朋说。

从此，阿莲放学，为阿朋去割草，减轻阿朋照料家庭的担子。

阿朋兄弟多，吃的没有好吃的，穿的没有好穿的；阿莲的家庭较为富裕。

每天早上，她把好吃的带到学校里，偷偷放在阿朋的书桌抽屉里去。每当阿朋打开抽屉一看，美味清香，他知道是阿莲送的，心里甜滋滋的，看看左右的同学不注意，偷偷放入衣袋里，走出校门，来到学校后面偏僻的地方躲着吃。

阿朋饱吃一顿后，才溜回学校去上课。课室里，同学们坐得整整齐齐，阿莲坐在后排望着阿朋微笑，他头也不抬地走进自己的座位。

阿朋和阿莲亲如兄妹，同学们笑他俩是对小夫妻，阿朋脸红红，阿莲不介意。

深圳面临香港。解放前，和礪村的农民闲时跑去香港打工，有担农作物也要挑到香港去买。解放后，深圳与香港隔断。香港成为国民党残孽的集结地，他们与台湾联系，时刻准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。故此，深圳地区，今天那里发现特务，明天这里炸毁铁路，香港似乎成为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地。

由于历史的根源，人们认为香港一切都不好，反香风，批崇洋，这成了深圳地区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然而，香港那边的人生活过得好，深圳地区的人还是很向往，有的人拼命越河过去谋生。

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狠抓反逃港，狠批崇洋思想，如果家里

有人逃去香港谋生,就被称为“逃亡户”。

为了堵住外逃,保住红色的江山不变颜色,社社队队作出决定,外逃户子女全部吃高价粮,有的甚至不能上中学,凡是去了香港的,每人要交付高昂的所谓的公积公益金给生产队。

阿朋的爸爸去了香港,他家是“逃亡户”,五兄姐吃高价粮,分只荔枝要高价,社会的一切物质都由他们去创造,外逃户和四类份子一样,却一切无权享受。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下,真难设想当时的苦楚,身份比人低三尺,走路也要低着头。

那年除夕,队里宰猪分给社员过年,每人定量一斤。阿朋兴冲冲地拿着小篮子走去队里分大叔。他排在长长的队伍里,好不容易轮到他,切肉的大叔一看阿朋,知他家八口人,可分八斤,切肉的刀三下五除二切下八块,称了称,刚好八斤。

“大叔,你真够眼力。”阿朋说。

切肉的大叔甜甜地笑了笑说:“人眼是杆秤嘛”。

会计说:“阿朋,你家是逃亡户,八斤肉都要高价,每斤二元伍角,刚好二十元,要付现钱。”

阿朋望望会计说:“他们按牌价,不用付钱可以取肉,我们吃高价,没有现钱不能取肉吗?”

会计说:“你家是逃亡户,有高价肉吃还算幸运,没有现钱不能取肉。”

“生产队的物资不是大家做来的吗?他们是生产队的人,我们也是生产队的人,我们又不是地富反坏右,怎么不能分?”阿朋说。

“你们站在地富反坏右的边沿,你家靠香港吃饭,我们靠生产队吃饭。所以你们要拿现钱,没有现钱,高价肉也不给。”会计大声地说。

阿朋摸摸衣袋,失望地想:“这个世界多么不公平呀!”阿朋恨恨地走了。

阿朋分不到猪肉,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回家去。他一踏进家门,见妈妈在做年糕,禁不住“妈呀”一声扑在妈妈怀里痛哭起来。

“妈妈呀，逃亡户被人瞧不起，我们同地富反坏右一样，好难过啊！叫爸爸回来呀！”阿朋悲切地哭着说。

“阿朋，爸爸寄钱回来了。”

“呀，有钱，我可以买到猪肉了。”阿朋高兴地说，“妈妈，给我二十元。”

妈妈给了他二十元，“我今晚有肉吃了，”他跳着嚷着向门外走去了。

当阿朋走出门外，一声猪叫，抬头望去，山边那个生产队的猪场里，一个养猪婆弯着腰在洗猪槽。洗一洗，停一停，挑起水桶往山下的小河里去挑水，阿朋心生一计，默念着：高价粮，高价猪肉，高价蕃薯高价粥，同是队里人，他们的妈妈去劳动，我的妈妈也去劳动，他们吃牌价肉，没钱可向队里支用。我们吃高价谷，高价肉，无钱莫动，世界对我多么不公平呀！

看看四周无人，阿朋轻轻地溜进生产队的养猪场里去。

猪槽里只有七八头瘦猪，最重的不超过一百斤。阿朋跃身进去，捉住那头最小的猪的后腿一揪，往外一摔，小猪尖叫一声落在槽外的地上，阿朋张开双手紧紧地拉着小猪往外走。

穿草丛，跨小沟，走到一个深穴旁边，阿朋把小猪一抛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小猪落在深穴里，动弹不得了。

阿朋看着小猪奄奄一息了，他走下田埂去，双脚边走边扫着草地，草蜢飞到哪里他扑向哪里。

养猪嫂挑水回来了，洗完猪槽，一点数，少了一头小猪，左寻寻，右看看，不见小猪的影子，她慌张地往外找。

“阿朋，又在打草蜢喂你的鸪哥。”养猪嫂看见阿朋在田埂上打草蜢，她站在山边上叫道说。

“是呀，养猪嫂，我的鸪哥会说话哪！”阿朋边打草蜢边说。

“阿朋，你有没有见到猪往山里跑。”养猪嫂说。

“刚才我看见一头小猪往那里去了”阿朋指着洞穴的方向说。

养猪嫂顺着阿朋指的方向走去，当她来到洞穴边一看，惊呆了，

小猪倒在洞穴里奄奄一息了。

养猪嫂慌忙地往下走，欲下不能，欲上不得，扒在半壁里。

“阿朋，快过来啊！阿朋，快快来帮忙。”养猪嫂连声叫着。

阿朋若无其事地在打着草蜢。

“快快快。”养猪嫂不断地叫。

“养猪嫂，什么事？”阿朋置若罔闻的抬头问道。

“小猪掉进洞穴里，快来帮我把小猪抬起来。”养猪嫂急促地说。

阿朋一听，急忙地走上来，往下一看，慌张地说：“养猪不负责任，摔死了猪，队长知道了，那还了得。”

“阿朋，莫声张，快下来帮忙。”养猪嫂扒在半壁叫。

阿朋身轻脚快，他往洞穴里一跳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正好落在小猪的身旁，他弯下腰去捻捻小猪的耳朵，抬头望着扒在半壁的养猪嫂说：“养猪嫂，小猪摔死了。”

“阿朋，把我接下去。”养猪嫂伸着手说。

阿朋双手托住养猪嫂的脚，慢慢往下放。

养猪嫂下来了，她一看，慌了手脚说：“阿朋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我把它埋掉。”

“养猪嫂，上面是路，经常有人经过，小猪埋在这里，它久了要发臭，给人知道了，我再也保不住了。”阿朋恐吓着养猪嫂说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养猪嫂慌张着说。

“我俩把它抬进猪场里宰掉，猪毛猪肚丢进河里，猪由我俩分开拿回家美美一顿，人不知鬼不觉的。”

养猪嫂是个自私鬼，队里有条蕃茨也要偷回家里喂鸡仔。她一听阿朋的计划，喜上心头说：“好，阿朋，天快黑了，无人知晓，我俩把死猪抬回猪场里去。”

“养猪嫂，你先上去接。”阿朋说。

养猪嫂身胖手短，她往洞上攀，爬呀爬的，爬上爬下，掉下又往上攀，老是上不去。

“养猪嫂，你蹲在我肩上。”阿朋蹲下说。

养猪嫂双脚踩在阿朋的右肩上，双手扒住泥壁。阿朋吃力地往上送，终于把养猪嫂送上洞穴去。

接着阿朋把小猪托上肩，老是送不上去，就喊“养猪嫂，你快去猪场里拿条绳子来。”

养猪嫂拐回猪场里拿来绳子放下去，阿朋接住绳子把死猪缚住。养猪嫂在上面拉，阿朋在洞穴里托，一下子把死了的猪送上地面。

阿朋爬上来，扑扑灰，看看养猪嫂说：“我们快把死猪抬进猪场里去。”

锅里有热水，他俩把死猪放进锅里，你刮头我刮脚地忙了起来。

毛去了，开肚肠，三下五除二，一头猪分开两半，阿朋望望野外黑糊糊的，他拿了猪肉就往外跑，捻一捻，猪肉足有十斤多，摸着黑从山边溜回家。

除夕之夜，有钱人家宰猪宰羊，无钱人家清水当汤。

阿朋的家冷冷清清，全家人见他没回家，四处分头去找。村头村尾都找遍，不见阿朋的踪影，妈妈回到家里哭，哥哥回到家里闹，搞得全家不得安宁。大家商量办法，准备着灯笼火把再去寻找时，阿朋闪了进来。

全家人一齐望去，看见阿朋拿着一揪猪肉，头发蓬松，衣衫是血，大家惊呆了。

“阿朋，你手上的肉是从哪里取来的？”妈妈急切地问道。

“你不是给钱我去分猪肉吗？”阿朋说。

阿朋看着身上满是猪血，话也不说地走进厨房去，拿起刀就切猪肉。

“阿朋，队里的人说你没有去分猪肉，你的猪肉究竟从哪里来的？”妈妈说。

“孙悟空有七十二变，我有一百零八变，这是我变出来的。”阿朋说，“不管它天多高，地多厚，我要把它吃个够。”

“阿朋，你不讲清楚，我们也吃得不香。”哥说。

“好，我给你们说……”

阿朋从队里分不到猪肉的气忿，到弄到猪肉的过程，如流水般的直泻，全家人听得又激动又气恼。

“我们长大了，看他们怎么样？”阿朋怒吼道。

“阿朋呀：人穷比人低三丈，忍气成财，我们还要靠生产队吃饭的。”妈妈说。

“什么都要高价高价高价，靠个屁，”阿朋气恨地说，“今晚靠我，大家才能吃上这顿美餐，煮猪肉吧。”

门外炮竹连天，家家户户庆新年。

阿朋的家才下锅做饭，一人烧火，一人煮菜，热气腾腾，美味清香。夜深了，一家人吃着团圆饭，肉无盐，又无油，大家吃得格外甜，格外香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

阿朋上中学了。

星期六他从学校回家，路过生产队的荔枝园，枝头果实累累，红艳艳的一大片真喜人爱，阿朋看罢垂涎欲滴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便溜进荔枝园里去。

他来到果园深处，往一棵桂味荔枝爬上去。桂味核小肉多，美味清甜。阿朋人小心细，怕偷吃荔枝被人发现，吃一个荔枝，轻轻地把荔枝壳和核放进书包里。他吃得饱饱的，抹抹嘴后欲向树下跳去，突然想起阿莲，又折下两串鲜红饱满的荔枝放进书包里，准备着今晚去见阿莲。

阿朋往树下一跳，正往外跑。

“不准动！”一声大喝，一个大汉从树干那边跃出，截住阿朋的去路。

“大叔，昨天我发现树上有窝小鸟，今天来抓，它们都飞了。”阿朋镇定地说。

“阿朋，我是知道你诡计多端的，偷宰生产队的猪，叫摔死的；偷吃生产队的荔枝，叫抓鸟窝。”大汉说。

“你不信，树上还空着一个鸟窝，请你上去看一看。”阿朋一手抱

住书包，一手指着树上说。

“阿朋，你不要舍奈了，我早站在这里了，把你看得一清二楚。”大叔悻悻地说，“生产队规定，偷摘荔枝要罚三百六，生产队得两百，个人一百六。”

阿朋心慌了，他家只有空空一间破泥屋，家产卖了也无三百六，妈妈哪有这么多钱呀！阿朋想着突然大哭大闹着说，“大叔呀：我没偷吃荔枝呀！你不要冤枉好人呀！偷吃荔枝地上没壳？”

“我明明看见你在树上边摘边吃荔枝，还把壳核装进书包里，你说没有偷，把你的书包打开给我看。”大叔大喊道。

阿朋一听，抱住书包拔腿就跑。

大叔一步上前，伸手抓住阿朋的头发吊起半空。

“我没有偷吃荔枝呀，你有什么证据呀？”阿朋被大叔提起地面，双脚乱蹬，大哭大闹。

“你还抵赖。”大叔夺过阿朋的书包，把他从半空中放下，狠狠地

把书包掷在地上说。

书包裂开了，两串鲜红的荔枝和吃了荔枝的壳散开一地。

“你这狡猾的小家伙，这不是证据吗？你偷摘荔枝，跳进黄河里去也洗不清，我同你见队长去。”大汉说。

阿朋偷眼看看大汉，弯下腰拾起书包拔脚便往山上跑。

“抓贼呀！”大汉边追边叫。

山上荆棘丛生，阿朋人小身轻，三步两转不见了。

大汉望着茂密的树林狠狠地说：“看你跑到那里去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”

那个年代，学校也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，什么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阿朋的行为传到学校，班主任认为这是一个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，组织学生对阿朋进行批判。阿朋一气之下丢下书本，昂首阔步地回到山村，从此天天跟着社员下田劳动。

社会的风风雨雨，阿朋天天跟着社员下田去，阿朋幼小的身躯能承受得住吗？劳动的重荷，他稚嫩的肩膀能担当得起么？